

舒可文 / 编

线索

艺术在生活中的四种可能

方力钧

有点想念红领巾——方力钧

本真

王音

如何『重现』绘画经验？

用图像颠覆观念

『普罗分子』们

萧昱

浪漫和诗意

艺术边界、时间和荒诞

萧昱：感性思维的理性梳理

蝴蝶时代

杨茂源

直面『愚顽的力量』（节选）

物、偶然性和错位

『阅读从未写出之物』

——杨茂源和他的艺术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线索：艺术在生活中的四种可能 / 舒可文编.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39-4016-3

I. 线… II. 舒…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绘画—艺术评论—中国 IV. J221 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3717 号

线索：艺术在生活中的四种可能

编 者：舒可文

策 划：李 冰

监 制：今日美术馆

责任编辑：潘 艳

编辑统筹：陈爱儿 曾孜荣

特约编撰：王文

装帧设计：赵 妍 何 冬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今日新维彩印制版技术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215 mm × 265 mm

印 张：17

图 片：390 幅

字 数：163 千

书 号：ISBN 978-7-5039-4016-3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鸣谢：北京和静园艺术馆

目录

序言	I
社会背景VS个人生活	3
方力钧	
访谈	64
有点想念红领巾——方力钧	92
本真	106
王音	
访谈	116
如何“重现”绘画经验？	146
用图像颠覆观念	156
“普罗分子”们	160
萧昱	
访谈	166
浪漫和诗意	180
艺术边界、时间和荒诞	186
萧昱：感性思维的理性梳理	194
蝴蝶时代	206
杨茂源	
访谈	218
直面“愚顽的力量”（节选）	238
物、偶然性和错位	244
“阅读从未写出之物”	
——杨茂源和他的艺术	252

序言

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十多年，但是这四十多年的中国历史浓缩了人类精神的几番强烈的震动。这次展览中的四位艺术家，他们的成长和创作都是伴随着这个特殊的时代而来的。他们在受教育时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但每个人的特殊性情给了他们很不一样的个人印记。在几乎没有任何相似动力的推动下，他们差不多同时进入了北京，开始了在艺术院校的学习。在这个期间，他们成了走往密切的朋友，同时经历着80年代的思想“启蒙”，上类似的课，读类似的书，喝类似的酒，好像来自不同起点的四条线索聚合到了一起，成了四条并行的平行线。

20世纪90年代，他们的生活中，部分延续着原来的线索，但是个人的差异渐渐使他们生活和思考的轨迹发生了巨大而又不易被察觉的变化。虽然现在他们都是作为职业艺术家在这里出现，但进入艺术创作的思路和契机是如此的悬异，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各有各的关心所在和心得，而且通过这四位艺术家我们看到了四条感受世界和获得领悟的线索。这些线索具有的不同品质在他们时而平行，时而部分平行、部分分离的状态中让我们重新体验和追忆这一段历史中细致和具体的情景，重新回味和理解中国当代艺术中偶然和必然的独特性。

舒可文

舒可文 / 编

线索

艺术在生活中的四种可能

方力钧

有点想念红领巾——方力钧
本真

王音

如何『重现』绘画经验？
用图像颠覆观念

『普罗分子』们

萧昱

浪漫和诗意

艺术边界、时间和荒诞

萧昱：感性思维的理性梳理
蝴蝶时代

杨茂源

直面『愚顽的力量』（节选）
物、偶然性和错位

『阅读从未写出之物』

——杨茂源和他的艺术

——1966年

1月1日,《解放军日报》社论指出对付美国有五种打法:早打、大打、打核战、打各种战争、在几条战线打。

1月10日,加有天安门水印的10元人民币流通。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

2月20日,受林彪的委托,江青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江青说:“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尖锐的阶级斗争。”

江青宣称文艺界被黑线专政:“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所谓的30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后《林彪通知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发表。

3月,《戏剧报》发表题为《试谈清宫戏的毒害》的文章,揭开批判“清宫戏”的序幕。

5月,《五·一六通知》提出要求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6月13日,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制度被“彻底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现行的招生制度“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从本年起,高校录取新生,将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目前中学所用的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能再用。批示

1966

方力钧:父亲方秀岩由第一批转干毕业生下放至生产第一线,成为火车司机。

王音:我两岁。生在济南。母亲那时23岁,是济南保温瓶厂的工会干事,业余喜欢唱民歌。我的名字是母亲起的,意思是希望我将来也会唱歌。但后来证明人的愿望经常是靠不住的。

萧昱:我一岁,可见的事物应在三米之内,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

杨茂源:正月初八生于大连青云街。父母亲在电业局工作。

还要求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泽东著作，初小各年级学“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上述报告提出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课与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



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好得很》鼓吹“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开始。

1967

方力钧：目睹机务段内父亲同事间不同派别以真枪互射的武斗场景。

家里住房后墙被邻居书写巨大“方地主”字，一群同龄儿童经常聚集窗外高呼“打倒方地主”。

萧昱：应该会说话走路了，据爸爸说，家里最大的活动空间是小土炕，我整天在炕上玩儿，听到《大海航行靠舵手》就知道妈妈要下班了，趴在窗口等。看到妈妈就大喊“妈妈快回家喝粥”。三十多年后衍射到我儿子身上，他也是在我们的双人床上长大。现在走路都踮着脚尖，一颠一颠的。

——1967年

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革委会”向毛主席发出了致敬信：“谁敢反对您，谁敢诋毁您的光辉思想，谁敢对抗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把他打倒”，“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5月9日至6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

年，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

《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8个样板戏在北京会演。



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氢弹的国家。

11月6日，《人民日报》等联合发表《沿着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

路前进》，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1月13日，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向中央报告在北京针织总厂开展“早请示、晚汇报”活动的情况。17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要求各地基层参照执行，从此“早请示、晚汇报”在全国蔚然成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顶峰。

——1968年

5月，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首次提出了“三突出”的口号。文章说，根据江青的指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7月1日，凡是订阅两报一刊，也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单位都会收到赠送的一张彩色印刷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当时上面的署名是：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1995年，《毛主席去安源》以300多万元的价格拍卖。

7月21日，毛泽东发出“七二一”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1968

王音：因为父亲在青岛工作的缘故，随母亲一同去了青岛。对青岛最初的印象是爷爷、奶奶家的小院。小院还有两棵老无花果树。那时爷爷、奶奶、小叔和我住在一起。无花果熟了的时候，天气就冷起来。小叔便开始忙着装炉子取暖。1982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小叔好好的身体，得了胃癌，没几个月便没了，才29岁，还有个没满月的孩子。可见人世无常。

萧昱：爸爸妈妈是包头铁道学校毕业的中专生。爸爸说他当年无法报考大学，因为出身不好政审根本通不过，只好上了中专。我相信他的一面之词，听起来有种受迫害的感觉，很好地解释了他平凡的一生。他是很聪明的人，后来在中学教过语文、数学、物理等，样样教的好。我听过他的语法课和物理课，板书漂亮，逻辑清晰，用现在的话讲——真的很牛。至今我们同学聚会时还有人提起他当年教课的风采。他很倔，在我看来是有骨气。在我懂事后很多年他都是我的偶像之一。我儿子现在的偶像是各种怪兽。

据说他毕业实习是带领课题组研究无缝钢轨焊接，用现在的话说是研究高科技。当年恃才自傲得罪了团领导，被分到集宁铁路分局。没想到几年后那位团领导因作风问题被调到集宁分局成了爸爸的上司。他还是不服人家，只好又穿上“小鞋”，被安排跑车，在客运列车上当列车员。妈妈被调整到养路段做养路工。见过铁路上的养路工吗？当你乘坐的列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的时候，从车窗看上去有穿着蓝灰色工装，拄着镐头、拖着铁锹站在路基上的人就是。这是一种很彪悍的工作。一堆螺丝钉，或者说是道钉。

谁来管我呢？我被送回老家泰州，和姥爷、大舅、大舅妈一起生活。

杨茂源：弟弟出生。

电业局是一栋日本人留下来的大楼。在青泥洼桥，与火车站相对。父亲经常带我去办公室，楼梯上是一条条被踩踏得锃亮的铜踏板。食堂的饭好吃。

1969

方力钧：贫下中农邻居们不断来抄家。抄家过程中多次被高姓“右派”家庭收留。

为避免与小朋友的游戏过程中由于家庭成分所带来的羞辱，父亲安排在机务段工会工作的“右派”曹震环老师教我画画。第一幅学画作业是临摹革命样板戏《红灯记》连环画中的一幅。目睹武斗失败方被胜利者用麻绳捆在一起、臂着黑袖章、在家门口胡同中游街的情景。其中包括若干邻居家长。

铁路系统为社会各行业中物质生活最有保障的单位；但大部分家庭普遍生活贫困；一个单职工供养五至八个甚至十个以上家庭成员是普遍现象。为贴补家用，妇女、儿童经常做装卸火车、捡拾煤渣、燃料木材、垃圾废品，捡食农民遗弃死猪、鸡等动物



赤脚医生遍山村 合作医疗气象新

9月14日，“赤脚医生”名称首次出现在报刊上，《红旗》发表、《人民日报》转载的《从“赤脚医生”的成

长看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一文中，把农村生产队和大队的半脱产卫生员和半脱产半农半医的卫生员定名为“赤脚医生”。



12月22日，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人民响应号召的盛况：从22日夜里到23日，全国一片欢腾，各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

3月2日，苏军入侵珍宝岛，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

4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首都工人、



生命不息，冲锋不止

解放军驻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调查报告《从“红画兵”的成长看美术教育的革命》，认为具有无产阶级觉

悟、掌握美术宣传工具的普通劳动者“红画兵”是专业美术工作者最好的老师。

4月14日，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

8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们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9月27日，张志新被捕，时年39岁。在此之前，张志新在公开的场合，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一再直言，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作法表示怀疑。



11月29日，《红旗》杂志刊登水粉画《毛主席的红卫兵——向革命青年的榜样金训华同志学习》，并发表评论员文章。

1970年

1月，《地道战》、《地雷战》开始上映。



1月24日，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发表不同观点，遭到批判，后又被投入监狱达7年之久。1967年7月11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丁学雷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周而复的小说《上海的早晨》说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桑伟川为此撰文投寄《文汇报》，予以反驳。

为常事儿。方家双职工，加祖父母六口人，工资收入颇富有。全民备战挖地道。家属院地下被地洞相联，同时成为儿童们的游乐天堂。

院墙北面的坟地小路旁，常有被人遗弃的婴儿。起初常被家属院内家庭收养，后多无人敢过问。

萧昱：为了听故事和大舅挤在一起睡，他讲的是《一只绣花鞋》。好像是个敌特故事，我听成了恐怖故事。大舅说我把他的床尿湿了。朦胧中的记忆，老家的生活是充满半透明光斑的日子。

杨茂源：一次父亲带我到家后面的山上打猎。不远处有只大鸟，父亲说这是鸨，一种像雁而有斑纹的鸟。父亲慢慢走过去，一枪打在眼睛上。父亲的枪法确实好。

记得那时候我就用绘图铅笔在墙上乱画，直到我能够到的地方全部画满。后来学会了打格放大，画样板戏和领袖的肖像。

1970

王音：弟弟出生。小时候常常闹病。

萧昱：在从老家回集宁的列车上爸爸一路搂着我，坐在他腿上，一天一夜。从那以后我最怕别人紧紧搂着我，我会发狂。上大学的时候，一次方力钧在楼道里突然从后面搂住我，被我反手一拳打得鼻子流血。看他又疼又酸又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样子，害我猛道歉。方力钧一副很大度的样子，一边擦着鼻血心里一定想你他妈的有病啊。好像这毛病遗传给我儿子了，我喝了酒一搂他就给我一拳。挺郁闷的。

回到集宁，看到一切都很新鲜，也许是因为我的人生开始有记忆了。那时没什么像样的路，一下雨到处都是浅水洼，我蹲在水洼旁能看很长时间。过来两个放学的孩子把铅笔头刨开，去掉铅笔芯，把圆珠笔芯里的油吹到铅笔芯槽里放在水洼中，油墨流进水里产生的张力推着铅笔头前进，速度很快。这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一艘船。

杨茂源：有天晚上所有居民都坐在院子里，有的侧耳倾听，有的

仰望天空……过了很久，有人说“听见啦”，众人齐往天上看或侧耳，果真听到《东方红》的音乐声。众人兴奋地鼓掌，很快乐曲变成了山东快书，才知道是顶楼的金大爷在弄收音机。

3月，毛泽东提出召开全国第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建议不设国家主席。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发射成功，全国各单位组织收听从卫星上传回的《东方红》乐曲。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学员。

7月，林立果获空军司令吴法宪授权，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林立果本人被称为“天才”、“全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8月份，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发表讲话，颂扬毛泽东，大谈天才问题，再次提出设置国家主席。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驳斥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1971

方力钧：批斗、抄家日烈。随祖父逃难回丰南老家。为防半路被人截获，父亲方秀岩半夜送我上火车。到达丰南后，白天藏在亲戚家中，后半夜乘驴车冒大雪潜回老家。被爷爷带领有计划地尝试各种农活。

王音：入青岛河南路小学读书。学校离家不远，在海边，前面是海滩。上课透过教室的窗户，能看见轮船在海上慢慢移动，很慢。上课时经常走神，对着窗户看上几眼。

萧昱：无聊的一年。小学从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害我在家赋闲半年。父母双职工，只好把我锁家里。其实形同虚设，我每

——1971年

4月10日，美国国家乒乓球队访华。



7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要用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创作自由”的“反动谬论”。文章逐条批驳了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提出的“创作自由”论:所谓“文艺特殊”论,即是把“艺术生产的特殊规律”讲得十分神秘,只有周扬他们这些“祖师爷”才能掌握,才能领导,而党却不能过问文艺工作,这显然为了把文艺变成资产阶级的“特殊王国”。

7月9日,基辛格访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9月13日,林彪叛逃,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坠机身亡,同机身亡的有林彪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明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

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天窗里来窗里去的快活无比。一次,在一摞砖上一只手掐腰一只手伸长学《列宁在一九一八》的大段台词过瘾。被人告发给父亲说我对着一帮小哥们儿说反动话,把我爸吓坏了严重警告我,没打。背错了?很有可能。好长时间,我都认为“下毒手”就是把被害者的手放进毒药盆里泡……实在无聊,把家里最精密的仪器——闹表给拆了,时间太匆忙只能把壳子装上,影响了父母准时上班挨了个大嘴巴,因为事先没打招呼。真的无聊,上厕所看墙角的水渍能看出成群的蝴蝶来。那时擦屁股用土坷垃,大人才用报纸呢。

妹妹过得很自在。她被放在一位姓冯的退休老铁路工人家照看,冯大爷的老伴年轻手脚利索很能干,他一家人很喜欢我妹妹。我亲眼见妹妹偶尔能吃上羊肉胡萝卜馅饺子,回来时经常脑袋被扎上三四个朝天小辫,有时画着红脸蛋白白胖胖的像个宠物,难看死了。

印象中冯大爷有七十岁了,是个光头,脑袋油亮油亮的,整天躺在黑乎乎亮光光的炕头不动。一咳嗽就慢慢起来抽袋老旱烟,抽完躺下,整天没话。我们去他家总是轻手轻脚的。几年后,听说他的小儿子扒火车去大同玩儿,回来时上的是那和敞篷的货车厢,路过灾区被山上小孩子朝火车扔石子玩儿打中脑袋死了。那以后再也没有去过他家。

杨茂源:有一天父亲很晚回家,一进屋就径直来到我床对面的墙边,念念有词地撕下毛主席身后的人像,显得很生气的样子。后来知道是林彪出事了。

父亲很聪明,像手艺人。喜欢养花。我小的时候父亲做了很多家具,每天晚上陪他到深夜。每次帮父亲扶木板,清脆的声音伴随着透明的刨花。父亲给我画了一只兔子,我就在平展的刨花上画,我很喜欢铅笔画在刨花上的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一种两毛三一张的图画纸。

小时候的印象,是我每次去旅顺都能想起来的。那时我和爷爷住在大姑家,经常和四哥出来玩。旅顺当时几乎见不到俄国以外的建筑。青石铺的街道,两旁有柱廊的房子,黄色、粉红色的大楼。街道尽头的港口泊着灰色的军舰。那时旅顺人口很少,大多是水兵。印象中一有风,就会看见水兵的飘带飘着飘着就消失在黄色的柱子后面。后来看到基里柯的那些画,更是让我印象深刻。

1972

方力钧：在一次安全生产事迹会上，听到父亲的名字，误以为又遭批判，落荒而逃，成为很长时间内的笑话（此会上，父亲是避免了事故发生的安全生产模范）。

年初，返回邯郸，入邯郸铁路小学。开始申请加入红小兵组织和申请加入小学美术组。

父亲不断代笔做语文作业。因为作文成绩优秀，被班主任指定为年级批判会发言稿的撰写人，因为自己属于剥削阶级，班主任另外指定属于贫下中农的学生代表商讨朗诵。

加入学校故事组，经常在邯郸火车站为旅客演出。

暑假到四叔工作所在地新市区附近山中的化肥厂，工厂附近小溪清澈，鱼儿众多，滏阳河源头黑龙洞偶有水出。在厂内，工人们每天蹲在巨大的露天化肥堆旁进餐。邯郸钢铁厂部分建成投产。家属院北面无名小河开始由工业废水替代从西部山区汇集的山泉水。河内生物如鱼、青蛙等逐渐消失。此河流经邯郸市中心，并成为冬季冒泡的热河。

随邻居大哥们学习养鸡、养兔等。学习捡拾蝉壳、旧金属等出卖，以为游戏，逐渐转化为年终购买爆竹的经费。

误入深水池中嬉水，险些淹死。从此怀着恐惧年年学游泳。

王音：父亲是画家，在青岛美术公司工作。在“林彪事件”以前一直在劳动改造，是美术公司木工房的木工。整天做画架画框之类的东西。这一年，他获得平反。尽管那时不太清楚“平反”是什么意思，但这个词是我那段时间常常听到的。也是这一年，我开始学画画。入市少年宫学画，班上有十几个学生。遇到我第一个画画老师——管同池恩师。后来和同班同学殷诚、管非、刘四青、朱斌等结为画伴。

萧昱：差不多一个月洗一次澡。一次在大池子里潜水，水太混不能睁眼，撞到池沿儿，磕掉小半个门牙，现在长大了不太明显。另一次在大澡堂子里水泥地上滑了一跤，后脑触地，就像电视断电一样眼前的光斑从大到小直至黑的透明，我昏死过去了。当我醒来的时候，感觉是井水托着我往井口升。井口有几张陌生的脸在议论我，爸爸说是他们救了我。从那以后我记性很差。在家休息的几天街坊邻居大我几个月的小姐姐来看我，给我看了她的私处。我们认为彼此都少了点儿什么，和厕所墙上画的不一样。

杨茂源：钱广确实像个坏人，我喜欢他驾车的样子。

夏家河子，父亲有几次带我来这里钓鱼。在海边，一整天见不到几个人。火车每天早上从大连开往旅顺，中途路过这里，车站上

——1972年

1月28日至2月8日，我国南方大部因为冷空气南下东移，导致该地区出现严寒。广东湛江和广西钦州等地出现少见霜冻，广西不少地区发生烂秧和冻死耕牛等现象。3月28日至4月2日全国大部也出现倒春寒。



2月21日，尼克松访华。2月27日，中美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3月，汉代马王堆古墓在长沙出土，其中有女尸一具，外形基本完整。

6月，相隔六年之后，中国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生，这次向英、法两国派遣留学生36名。

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中国,29日,两国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宣布两国从即日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对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10月,按照样板戏模式拍摄的故事片《青松岭》、《艳阳天》等开始上映。

——1973年

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作出《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7月10日,河南唐河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学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不会回答问题,就在考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会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班主任杨天成与校领导罗长奇批评了她。12日,在一水库中发现张玉勤尸体。江青认为她是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一封信。当年6月,张铁生参加考试,因为成绩太差,就在考卷后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都洁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说分数高的人是“书呆

聚满了上下班的人。我趴在父亲的背上,看见偏口鱼在浅水里游来游去。父亲说偏口鱼游动的时候,尾巴会卷起海沙在后边留下一条长长的痕迹。它停的时候身体会被海沙埋上,不容易被发现。后边被卷起的海沙还会向前移动,不知情的人会被这种假象迷惑。这时用手里的铁叉在刚才鱼停顿的地方猛叉下去,就能抓到它。

1973

方力钧:参加红小兵和学校美术组的要求不断遭到拒绝。

社会上的批判会形式进入小学,致使校园内批判会泛滥。除自己被批判的小型班内批判会等,同班文体课代表杨建华长达一周的年级、班级批判会中,每名学生被强制写数份批判文章,并当面朗诵。班内所有墙面铺天盖地贴满批判稿。之后年轻的女班主任错把贫农出身的李爱国当作批判对象,过程中李爱国咬了班主任手指后跃窗逃走,李父母赶来大闹校园;批判会风气有所收敛。

学校组织至新市区,即邯郸煤矿、水泥、陶瓷三大产业集中的彭城旅游。流经邯郸市最重要的滏阳河,除源头黑龙洞泉眼附近尚有清澈泉水外,都被石灰、水泥、工业废水所污染。路上运输工人、牲口,大部分只有眼、鼻、嘴部留有黑洞,全身均被石灰、水泥、煤炭混合灰尘形成的白灰色包裹。国道上每踏一步,灰尘四起。

初访处于污染中心地带的著名佛教石窟响堂山。

萧昱:这个城市几乎天天停电。家家都用由石灯,由石灯必须用金属焊的。大多形状像油壶,里面放臭由石加水盖盖儿拧死,壶嘴会喷出臭气来,用火柴点燃,很亮。好的由石灯可以调火苗大小,大一点的由石灯烧一宿没问题。过年的时候臭由石也是孩子们的玩具。集宁的冬天非常冷,蚊子和蛐蛐都过不了冬。所以离开集宁前我没见过蚊子。这里是个风口,当地人称此地老嘴。拉车的骡马在街上走路嘴上都挂着冰锥,到处是硬邦邦的冰面。随处找一片较平的冰面放一块由石,吐口吐沫赶快用金属缸子盖上。用火柴在边上点,砰的一声金属缸子会飞起三米高。那乐趣不亚于今天放礼花。

这年冬天我特喜欢闻汽油味儿,常追着汽车闻。或者花一分钱坐公共汽车从桥西坐到桥东,再走回来。路上看到女解放军觉得好看,误以为是军服漂亮。

过完年就该积肥了，每个孩子必须向学校交一到二百斤骡马粪。开学的时候操场上最高最大的建筑是粪堆。

杨茂源：可惜我没赶上像张铁生那样考大学，但那时我已能读报纸了。

不久和母亲下放到农村(毛营子)，整天盼着父亲来看我们。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父亲送我一本书《论哥达纲领批判》和一双白色的线手套，我小心翼翼地压在枕头底下。早上醒来急忙翻开枕头，什么都没有。以为母亲收起来，哭闹半天。

听乡下老太太们讲述离奇古怪的(关于狐仙、黄仙)事情，这些故事在北方乡下很普遍。

喜欢用雨后的蜘蛛网蜻蜓。

子”，等等。当时的中共辽宁省省委书记毛远新亲自写的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大学招生中的路线问题。

张铁生于是成为“白卷英雄”。

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为革命实行晚婚》。我国晚婚标准定为男25岁，女23岁。



9月11日至9月17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参观了山西大同云岗石窟。

1974

方力钧：同校高年级同学柴海燕的个人画展在邯郸铁路子弟小学校园内板报栏中展出。全校习画风气盛行。

学校不断组织各种学工学农劳动。如鼓励每天捡拾废纸等物品交公，所得费用算做班活动费；每周一或两个半天学工劳动；为车站组装货运标签等；麦收时集体去人民公社捡拾小麦(中学生为收割小麦)等。

同班女生的哥哥在学工劳动中被压路基的石滚碾碎头颅而死。学雷锋做好事运动、支工支农运动越演越烈，每个小学生准备拾粪铲之类，课余时间掏鸡粪、拾路边牲口粪便交班集体(支农)，成绩计入政治表现。

学校时常组织长途拉练。

酷暑季节全体学生长途行走，作为战备训练。

班主任经常性期末评语：“希望今后言行一致。”

哥哥最后一届知识青年下乡至邯郸地区永年县。

——1974年

1月，江青派迟群、谢静宜去河南唐河调查马振抚公社中学生自杀一案。杨天成、罗长奇二人被判2年徒刑。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品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段——评意大利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电影》，指责影片丑化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称“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帝国主义分子身上”。

2月22日，毛泽东在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的论断。

3月，江、张、王、姚鼓吹“批林批孔”。

4月6日,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重申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5月5日,《艳阳天》获得好评,初澜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该小说对反对文艺创作中“无冲突论”与“中间人物论”的现实,具有现实意义。



7月,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出土。

9月29日,《闪闪的红星》上映。

——1975年

1月7日,手抄本长篇小说《归来》(后改名《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被以“利用小说反党”罪名逮捕。该书初稿完成于1963年,1970年前后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很快形成全国性大规模传抄热潮。



6月,电影《海霞》遭到查封和批判,它被江青认为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影片编导谢铁骊等人上书毛泽东、周恩来。31日政治局审看了该片,决定在全国上映经修改的片子。



8月,第一部“与走资派斗争”的故事片《春苗》上映,扮演春苗的是女演员李秀明。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文说《春苗》是文化大革命

萧昱:林彪出事后,开始“批林批孔”。街上到处是“批林批孔”的大漫画。爸爸发现我的“孔老二”(现在叫孔圣人)画得不错,托人找到少年之家的美术老师王河雁。给人家送了两根道木,又叫枕木,是放在铁轨下的用沥青泡过两头用铁丝箍着的大木方,两根道木可以打一个大衣柜。

在王老师家考试,临摹小人书《红灯记》中李玉和抱着铁链在松树下就义的画面。王河雁老师看后认为我是个天才。爸爸希望我学个一技之长参军当文艺兵,复员后国家给分配工作。

松树是英雄树,很不好画。后来我还临过潘天寿、齐白石的水墨画,都是松树上站个老鹰。

杨茂源:8岁。这一年我上学,学校只有一间教室,叫抗大。在抗大,每天只上半天课,放学后排着队回家。学校在王家桥,距周水子一站地,中途有一个低于马路十多米的大水潭。好多次放学回家路过,我都走在高出路面半米多高的坝墙上。头有点晕,能感觉到上升的气流,旁边的同学都不敢和我说话。

对父亲送的带动物插图的日记本爱不释手。

秋天,加入红小兵。

1975

方力钧:随班里最后一批后进生成为“红小兵”。

家属院内外陆续出现诸如“打倒毛主席”之类反动标语。

祖父去世。

经常参加与孟什村、南辛庄等周边邻居村落的群架。常有上百人参加的互为攻守,以石块、弹弓为武器的群战。高潮时每日必战,至天黑或有人头破血流而止,每日中断若干小时的公路交通。孟什村村民抓捕邻居老黑做人质(从未参加过群架的同龄男孩),铁路大院街道委员会与孟什村委会开会协议,终止双方大规模的少年殴斗。

加入小学“故事组”,编排故事《孔老二是个大笨猪》。

萧昱:爸爸让我休学在家,担心我上学上下去就是知青啊,得上山下乡修地球。用父亲的话讲“就你那小身子骨两年就得完蛋”。舔犊之情,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每天在家或街上游荡,有时在房顶上一躺一天,一晃过了一年,觉得日子永远过不完。那时,虽然谈不上路不拾遗,倒也可夜不闭户。不过在家里翻出父亲的一小箱书,看了没头没尾的《西游记》,最喜欢的《水浒